



牙橋評論

破解世紀僵局 ----- 剖析

台灣「牙科助理」問題

■主筆團

一元國家賠償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代一位會員醫師向北市衛生局請求國家賠償一元成了新聞，原因是衛生局在未查明真相時就將該醫師及其兩位助理以僱用密醫及密醫行為逕送法辦，後雖經宣判無罪，但已對醫師造成數年的纏訟與精神損失。姑不論公會是否合適為醫師的個案出面索賠，但這問題凸顯了牙醫師和其助理無時不暴露在不自覺的違法可能性中。因為，什麼是醫療行為，連我們自己都說不清楚。

密醫的陰影

牙醫團體對醫療行為的界定，有其矛盾的時空背景，醫師法實施之初，牙醫在眾多的合法、非法密醫的環伺之下，為了爭取工作保障，總希望包山包海的界定醫療行為，最好只要有關牙齒、口腔的大小事都是醫療行為，都只有牙醫能碰，這麼一來，在法律的保護傘下，牙醫才吃得穩這行飯。自此而後，**我們很習慣在法律面前無限擴大的解釋醫療行為**，日積月累，已成為求生的本能反應。

民眾知識水平的提昇，與健保時代的來臨，早期密醫的生活空間被大幅壓縮，密醫已不是牙醫界的大問題。我們都在注意保險制度的合理性，民眾都在要求醫療品質的提升。這時突然發現，以往設計來圍堵密醫的法律，竟然賭死了牙科醫療的進步。有些牙醫決策者卻還停留在視密醫如水火的地步，一聽到要助理分擔工作，則期期以為不可，抱久了飯碗的雙手似乎僵得放不開了。甚至主張以口內、口外為分野，所有碰到口

內的事都只能由牙醫來做，如此一來牙醫界多年提倡的四手作業頓成非法，助理連吸唾、護持印模托、口腔衛教……都可能成了犯罪行為，如果這樣嚴密的防制助理，只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可以形容了。

南轅北轍的態度

牙醫師對助理工作界定態度若以城鄉差距來分野，出現有趣的現象，主張嚴防助理工作越界的以較鄉村化的地區及大型教學醫院為主，屬於城鄉的兩個極端，鄉村大概對助理必然會演變成密醫心存疑慮，也是目前最有可能仍有助理兼任醫療工作的地區，而大型教導醫院則實習、見習生正擔任著一般診所助理的角色，護士、護理師來源也充裕，因此從不認為助理應該擴大工作範圍，因為沒有這需要。然而大多數都會區的醫師，由於患者對醫療品質的要求及醫師地位的提昇，相對於對助理能力的要求也較高，趨近於美日先進國家的醫療模式。可惜政府諮詢管道並未暢通，大多數醫師的要求未被重視，使得牙科助理問題懸而未決已很長一段時間。

主張強力取締密醫，是牙醫師一致的共識，但**如果今天用來取締密醫的方法卻只能使合法的醫師和無辜的小姐受到刑法伺候，而真正的密醫卻逍遙法外，那我們絕對要檢討這種親痛仇快的愚行。**

助理是否會搶了牙醫師的飯碗

我們需要有專業能力的助理首先是為了提高醫療品質，其次才是為了效率，有了專業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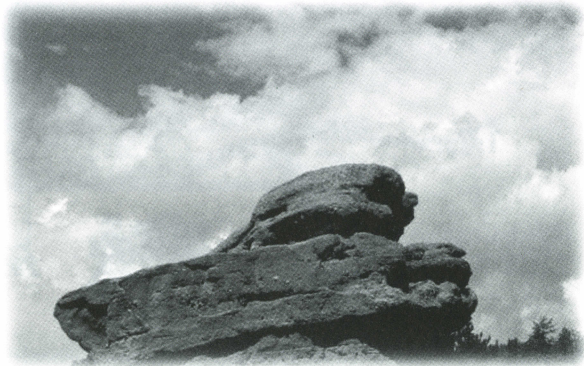
者，醫師才能從容的進行緊湊複雜的牙科醫療行為，我們不相信一位什麼都自己來的醫師，手忙腳亂之餘，還能自誇有高超的醫療品質。但牙醫師還是吝於把飯分給別人吃，除了走不出長期受害於密醫的悲情之外，對助理工作權的獨立也頗為忌憚。萬一助理的權力擴大，向政府要求牙科診所的設立，必須僱用一人以上的牙科助理，那我們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個問題不是不可能發生；誰知道今天醫師不能自己抓藥，檢驗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也紛紛取得獨立工作權。

「提昇醫療品質」與「保障醫師工作權」本來就是兩難的局面，挾持一方必然壓制到另一方。讓我們先決定朝哪一方前進好了，「保障醫師工作權」嗎？對不起，現在民意高張，多數人對於醫師只為守住區區飯碗而讓醫療品質停滯是不會同意的，再有一千個不願意，我們還是得選擇「提昇醫療品質」。試想，我們到一家內科候診時，看到那醫師是看診、打針、抽血、包藥、掛號、收錢…都自己來，我們會因此認為那醫師很有能力嗎？相反的，我們會認為那醫師很不專業，很沒格調。不幸的，牙醫師就是給人這種印象。**牙醫師做的「工」已多到讓人忽視其專業上「診斷」之重要性。這就是民衆誤把「牙醫師」當「師傅」的原因。**多年前密醫害我們沒飯吃，而我們防密醫的心態卻害自己跳不出「師傅」的格局。密醫問題的傷害既深且遠，令人始料未及。

他山之石

美國的牙科助理(衛生士除外)大致可分四類：

1. 行政牙科助理 (Administrative dental Assistant) -- 負責櫃台及保險申報業務。
2. 跟診牙科助理 (Chair Side dental Assistnat) --- 執行 4---hand dentistry
3. 流動助理 --- 遞器械，外圍輔助。
4. 高階助理 (Advanced dental Assistant) --- 可為患者排齦、取模、做臨時假牙。每州有不同的 board 及專業協會。



日本的制度是：

1. 齒科衛生士 --- 由授業 2-3 年的專門學校 (專科) 畢業。
2. 齒科助理 --- 由公會認證，經一定時數之課程後頒授資格。

在美國已有牙科衛生士爭奪工作權的問題，但全球尚無牙科助理因工作權膨脹對牙醫師產生威脅的例子。

解套

有時候，爭議性太大的問題，不解決總比解決好，台獨問題便是如此。牙醫界也一直以這樣的態度面對助理問題，但是如此犯了一個嚴重的失誤，因為根據許多判例來看，牙醫師再不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是把自己長期暴露在非法之中，傷害隨時降臨，現行法律嚴懲我們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的行為。

專業分工是時代的需求，我們與其一味抗拒，作繭自縛，不如想個好辦法，讓自己也跟著進步。衛生士牽涉到洗牙這個爭議性高的行為，我們可以先不談，**學習日本由公會認證的助理制度不失為可先踏出的第一步。**其好處有：

1. 在公會的監督之下，可消除助理擴張工作權的疑慮。
2. 助理的專業能力及資歷因登記而受到保障，職業的尊嚴及遠景使人才流動性降低。
3. 牙醫師與助理雙向人力需求易於流通--- 如果牙科隨時可由加油站或便利超商小妹接任，表示牙科這行不夠專業。

在踏出第一步之前，對於「醫療行為」與「非醫療行為」應該充分討論與清楚界定，劃分的基礎應植基於前瞻性與合理性；封閉的本位主義，已使牙科落後國外 100 年了，讓我們急起直追吧！